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失心雕龍注

劉勰 著
范文瀾 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目錄

卷一

原道第一	一
徵聖第二	一五
宗經第三	二
正緯第四	二九
辨騷第五	四

卷二

明詩第六	壹
樂府第七	一〇
詮賦第八	三四
頌讚第九	一五
祝盟第十	一七

卷三

銘箴第十一	一五
誄碑第十二	二三
哀弔第十三	三九
雜文第十四	四
諧隱第十五	二七

卷四

史傳第十六	二八
諸子第十七	三七
論說第十八	三六
詔策第十九	三八
檄移第二十	三七

卷五

封禪第二十一	三九三
章表第二十二	四〇六
奏啓第二十三	四二一
議對第二十四	四三八
書記第二十五	四四五

卷六

神思第二十六	四九三
體性第二十七	五〇五
風骨第二十八	五二三
通變第二十九	五二九
定勢第三十	五九
情采第三十一	五七

卷八

鎔裁第三十二	五四二
聲律第三十三	五四二
章句第三十四	五七〇
麗辭第三十五	五八八
比興第三十六	六〇一
夸飾第三十七	六〇八
事類第三十八	六四四
練字第三十九	六三三
隱秀第四十	六三三

卷九

指瑕第四十一	六三七
養氣第四十二	六四六
附會第四十三	六五〇

總術第四十四·····	壹五	才略第四十七·····	充七
時序第四十五·····	七二	知音第四十八·····	七三
卷十		程器第四十九·····	七八
物色第四十六·····	六三	序志第五十·····	七五

文心雕龍 卷五

封禪第二十一〔一〕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統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二〕？錄 鈴木云嘉靖本作錄圖曰：「潭潭嚙嚙，焚焚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三〕。」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愼之至也〔四〕。」則戒愼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五〕。

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六〕。大舜巡岳，顯乎虞典

〔七〕。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八〕。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陳，當作譎黃云案馮本陳校云陳當作譎

距鈴木云閔本作拒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鷄東鑠，南茅北黍，空談

非徵，勳德而已〔九〕。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元作銘朱改號之秘

祝，元脫朱補祀天之壯觀矣〔一〇〕。秦黃云案馮本有始字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

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二〕。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

於梁父：

元作請孫改

德銘勳，乃鴻筆耳〔三〕。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

序皇王，

炳元黃云活字本作玄

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

以禎瑞，讚之以介邱，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四〕。及光武勒碑，則文自

元作字

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鈎識，敘離亂，元脫許補一本作合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

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五〕。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六〕。及揚雄劇秦〔七〕，

班固典引〔八〕，事非鑄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遜辭，故

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敘，雅有懿乎

〔九〕，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

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十〕，攀響前聲，風

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

元作頌一作頌

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十一〕，假論客主，

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勸寡，飇燄缺焉。

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

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元作者，必超前轍焉〔三〕。

贊曰：封勒帝勳，對越天休。逖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八幽。

鴻律

黃云活字本作岳

蟠采，如龍如虬。

〔一〕白虎通封禪「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効也。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註引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闡也，廣土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又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紀評云，「自唐以前，不知封禪之非，故封禪爲大典禮，而封禪文爲大著作，特出一門，蓋鄭重之。」

〔二〕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正義「泰一，天帝之別名也。劉伯莊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貴者也。」又「北斗七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索隱引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易說卦傳「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說文「育，或作毓。」尙書益稷「萬邦黎獻。」孔氏傳「獻，賢也。」爾雅釋詁上「黎，衆也。」

〔三〕紀評曰「錄當作綠。」案本書正緯篇「堯造綠圖，昌制丹書。」綠圖與丹書對文，嘉靖本作綠，是。

〔四〕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尙書帝命驗「季秋之月，甲子，赤爵衡丹書，止於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五〕管子封禪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甫七十有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六〕史記封禪書「齊人公孫卿曰，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七〕尙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如西禮。」王肅註曰「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

〔八〕管子封禪篇謂「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不記文武二王。史記封禪書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秦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後漢書張純傳「純奏上宜封禪曰，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彥和所云閉之樂緯，殆即動聲儀也。

〔九〕管子封禪篇「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房玄齡註管子封禪篇云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補之。）紀評云「陳訓敷陳，不

必改諫。『爾雅釋地九府』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周書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管子說蓋本王會篇。續漢祭祀志『封禪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有玉檢，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

〔一〇〕史記太史公自序『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紀評云『銘字不誤。』確甚。銘號猶言刻石紀績。封禪書『武帝封泰山，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舊唐書禮儀志『玄宗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祕之？賀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故莫知之。』『是史遷八書』句不辭，是字下疑脫一以字。

〔一一〕文見頌贊篇。

〔一二〕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詔曰『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也，在梁父。』後漢書光武紀『中元元年春二月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於梁父。』凡封泰山，必禪梁父，此云孝武禪號，光武巡封，互文耳。（封泰山祭天，禪梁父祭地。）『鏘觀兩漢隆盛，』隆盛上似當有之字。

〔一三〕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史記漢書文選均載此文，茲錄文選所載於下。）

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穹兮（漢書無今字），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紹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嘯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邇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庖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福祿，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攷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涌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森逝，邇陬遊原，遐濶泳沫，首惡潛沒，晡昧昭晰，昆蟲圖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徵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觴共抵之獻，獲周餘珍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奇物譎詭，倏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此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愿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文選無此二句，據漢書補）陛下謙讓而弗發，聖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群臣愿焉。或曰：且天爲質聞，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禮，以浸黎元，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韋縠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衆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

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據之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悠然改容曰：俞！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蕃。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祀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敗敗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辟，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煥炳燁燁；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九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四〕後漢書張純傳：「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刻石文見續漢祭祀志上，又見通典五十四，錄於後。

泰山刻石文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觀東后。從臣太尉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寶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通典作成治）。」帝道孔矩，則天文蠶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後漢書光武紀）下建武十九年，李賢註引應劭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諸父，於平帝爲祖父，皆不可

爲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爲父，故上繼元帝而爲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巡俗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記，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通典作藏。）』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通典作矩。）九州平，天下予。」（通典作經。）（雜書幽隱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鈞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清」（通典作齊）。（河雒命（通典作名）后。』經讀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承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濟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衆，（通典作衆并。）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通典作狗。）吠之聲。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遯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案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晷。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二五〕相如封禪文未開刻石。風俗通正失篇載武帝泰山刻石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彥和或誤記。

(二六) 文選揚子雲劇秦美新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雖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梓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胸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賦，雖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暨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義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屈起西戎，邪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舊迹，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缺儀，革斯之邪政，馳驚起劇，恬實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頌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獼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酒；大第經實，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惑。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壤微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咸侮者陷桀紂。沉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擅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竭。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

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閭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遺咨，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渾渾
 沕沕，川流海浮，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
 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
 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宮，鋪衍下土，非新室其嚮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
 蛇，方斯獲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備思垂
 務，旁作穆穆，明且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不動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
 集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照耀，
 靡不宜臻。式軒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娶嫁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
 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威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
 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祗庸，燦德懿和之風，廣彼摯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鸞之聲充庭，鴻
 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輟。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
 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
 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盡受命日不暇給，
 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漸，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濟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
 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以示來人，揭之罔極。令萬世常戴魏
 魏，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嘏，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輦，斯天下之上則已庶

可試哉！

〔七〕文選班孟堅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延年隆都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宜持奏，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賈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賈實誼，適奏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痛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徵文刺議，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洵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至是賈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最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隋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樂啓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慙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燼燼，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曷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乾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履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縣衆闇而恆文乖，彝倫數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茲榮爛，眞神明之式。

也。雖臯轡衡且密勿之輔，比茲編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掣。胡越莽分，向不蒞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議，雖號師失教，奮揚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蒼炎上之烈精，植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隕可探也。並開述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動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鎮亳，遂自北面，虎蟠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教，武稱未盡，隨有愆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翕純嘽繹，以崇殷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曷爽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溯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開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霽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虔羣芳，競兢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萬內，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芳範，雖云優慎，無乃蕙與！於是三事獄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治，巡靖黎蒸，懷保鯁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園，獲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泰雉朱鳥玄秬黃鑿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龍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鑒，豈其爲身而有韻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動恁旅力，以充厥道。啓

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瘡痍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獲清廟，憚勅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諒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看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群后之譴辭，又悉經五絲之碩慮矣。將耕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理，其瞻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一〇〕章表篇『應物擊巧，』御覽作制是也。此骨擊之擊亦當作制。雅有懿乎，紀評云『乎當作采。』案紀說是，本書雜文篇『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亦以懿采評班文。時序篇亦有鴻風懿采之文。

〔一〇〕藝文類聚十載邯鄲淳受命述，文元繁不錄。

〔一一〕曹植魏德論殘缺不全。（見藝文類聚十。）李詳黃注補正曰『今本陳思王集魏德論存六百餘字，俱係答辭。案北堂書鈔引曹植魏德論「栖筆疲牘，含光而不朗，矇竊惑焉。」（案見書鈔一百四。）此審是客問語。矇竊惑焉四字本張衡西京賦。張賦作蒙。』風末，當作風味，卽通變篇之風味。

〔一二〕黃叔琳曰『能如此，自無格不美。』